

教义部
《恳求者的信赖之心》
牧灵声明
论不同祝福的牧灵意义

序言

本声明仔细思考了本部过去几年和最近所收到的各种问题。在本声明的起草过程中，本部按照惯例，在咨询了专家后开始撰写，并在本部会的集会（*Congresso*）上讨论了草案，而且在过程中也不乏与圣父——教宗方济各的讨论。本声明最终经过圣父审核，并获他签署批准。

在研究本文件所有主题的过程中，圣父响应了一些枢机主教的「疑问」（*Dubia*），这为在本文件中的反思提供了重要的澄清，并且也是本部工作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教廷首先是伯多禄的继承人服务的工具」（《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第二部分，1），我们的工作必须促进信友，不仅去理解教会长久以来的教义，同时也接受圣父的训导。

正如上面提到的圣父对两位枢机主教的「疑问」（*Dubia*）的回应一样，本声明坚持教会关于婚姻的传统教义，不承认任何可能使人混淆的礼仪仪式或类似于礼仪仪式的祝福。然而，这份文件的价值在于，为「祝福」的牧灵意义提供了明确而又革新的贡献，使我们能够拓宽并丰富对「祝福」经典的理解，它一直以来与礼仪观点是紧密相关的。这次神学反思是以教宗方济各的牧灵愿景为基础，与教会训导和教会官方文件中有关祝福的说法相比，这意味着真正的发展。这就解释了本文件会采用「声明」这种类型的原因。

正是在这脉络下，我们便可以理解，对于非常规情况中的男女和同性伴侣，教会并未认可他们的状态（*status*）或以任何方式改变对婚姻长久以来的教义，但能给予他们祝福，这是可能的。

本声明也旨在向忠信的天主子民致意，他们以深深信赖上主慈悲的许多方式来朝拜祂，并以这种心情不断地向慈母教会寻求祝福。

部长

维克多·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枢机
(Víctor Manuel Card. FERNÁNDEZ)

导言

1. 忠诚的天主子民怀着恳求者的信赖之心，透过基督的教会，领受自基督的心所溢流出的祝福之恩。正如教宗方济各及时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伟大祝福，祂是天主的伟大礼物，是天主的圣子。祂是全人类的福分，是拯救我们所有人的祝福。祂是永恒的圣言。正如圣保禄所说的，「『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天主便借着祂祝福了我们——圣言成了血肉，为我们被献在十字架上。」¹
2. 在这伟大而又宽慰人心的真理的支持下，本部考虑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问题，事关祝福同性伴侣的可能性，以及按教宗方济各慈父般的牧灵态度，为当时教义部于 2021 年 2 月 22 日发布的《释疑覆文》(*Responsum ad dubium*)² 提出新的澄清的可能性。
3. 上述《覆文》引起了许多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对这份文件的清晰性及其与教会一贯教导的一致性表示欢迎；另一些人则不同意对该问题的否定回答，或认为在附上的〈释义备注〉(*Nota esplicativa*) 里的措词及论述不够明确。为了以兄弟之爱与后者相遇，现在似乎是适当的时机，让我们再次讨论这个议题，并提供一个统整教义角度和牧灵角度的愿景，因为「每一项教义的教导都必须以福传心态为基础，而这心态是要以亲近、慈爱和见证来呼唤人们发自内心的跟随。」³

一、婚姻圣事中的祝福

4. 教宗方济各最近对两位枢机主教提出的五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所作的响应，⁴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该问题，特别是其对牧灵的影响。这是为了避免「一些不是婚姻的事物被承认为婚姻」。⁵ 婚姻的构成要素乃「一男和一女之间专一性的、固定的和不可拆散的结合，可以自然地生育」，⁶ 不允许被混淆及在与之相悖要素下的仪式和祈祷。这立场是建基于长久以来天主教的婚姻教义之上，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性关系才能找到其自然、充分和完全的人性意义。教会的教义在这一点上是坚决的。
5. 这也是福音所提供的对婚姻的理解。因此，就祝福而言，教会有权利和义务避免任何可能与此立场相矛盾或使人混淆的仪式。这也是当时信理部的《覆文》(*Responsum*) 的涵义，当中指出教会并没有权力祝福同性之间的结合。
6. 应该强调的是，在婚姻圣事的典礼中，「祝福」所指涉的并非一般的祝福，而是为公务司祭职人员所保留的祝福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公务司祭职人员的祝福是与一男一女的特定结合直接相关的，在这结合中，男女双方在合意的情况下建立了排他的、不能拆

¹ 教宗方济各，《教理讲授——论祈祷：祝福》(2020 年 12 月 2 日)，《罗马观察报》，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8 页。

² 参阅：教义部，〈针对同性结合的祝福的《疑问》(*Dubium*) 的《覆文》(*Responsum*)〉及〈释义〉，《宗座公报》113 (2021)，431~434。

³ 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 (2013 年 11 月 24 日)，42 号，《宗座公报》105 (2013)，1037~1038。

⁴ 参阅：教宗方济各，《对枢机们所提出的疑问之覆文》(2023 年 7 月 11 日)。

⁵ 同上，释疑之二，丙 (*ad dubium 2, c*)。

⁶ 同上，释疑之二，甲 (*ad dubium 2, a*)。

散的盟约。据此，更明确地凸显了将为其他形式的结合所行的祝福与婚姻圣事典礼中的祝福混为一谈的风险。

二、不同祝福的涵义

7. 另一方面，上述圣父的响应邀请我们努力拓宽并充实祝福的涵义。

8. 祝福可以被视为最常见而又不断演变的圣仪之一。事实上，祝福引导我们在人生所遇到的一切之中察觉到天主的临在，并提醒我们，即使在使用受造之物时，人类也获邀去寻找天主，爱慕祂并忠信地事奉祂。⁷ 因此，不同的祝福，囊括的是人、朝拜和敬礼的对象、圣像和画像、生活场所、工作和苦难、大地的果实和人类劳苦的产物，以及所有指向造物主的受造事物。这些人、地、事物，透过他们的美丽，赞美并祝福造物主。

祝福礼在礼仪上的意义

9. 从狭义的礼仪角度来看，祝福礼要求凡接受祝福的，都要符合在教会教导中所表述的天主旨意。

10. 事实上，祝福礼是凭借信德而举行的，目的是对天主的赞美以及为祂子民的属灵益处。正如《祝福礼典》的解释所述：「为使这一点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依照古老的传统，祝福的经文（祷词）首先着重于赞颂天主的恩赐，恳求祂施予恩宠，以及抑制世间邪恶的势力。」⁸ 因此，那些透过教会呼求天主祝福的人，应加强「他们的意向，让自己接受那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信德所引导」，并信赖那「催迫我们遵守天主诫命的爱德。」⁹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随时随地都有机会借着基督，在圣神内，赞美、呼求和感谢天主」；但在另一方面，也是要顾虑到「那些与福音的法律或精神有所抵触的事物、地点或情况。」¹⁰ 以上的论述，即可理解何以祝福礼是教会正式颁布的仪式。

11. 基于这些考虑，教义部当时在上述《覆文》（*Responsum*）的〈释义备注〉（*Nota esplicativa*）中重申，当透过特定礼仪的仪式来对某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呼求祝福时，接受祝福的事物必需能够符合天主铭刻在创造中并藉主基督所圆满启示的计划。鉴于教会始终认为只有婚姻内的性关系在道德上才是正当的，因此，任何礼仪性的祝福，若可能使那些被臆想为婚姻的结合或婚外性行为获得某种形式的道德合法性，那么教会便没有权力授予这样的礼仪性祝福。教宗在就两位枢机的《疑问》（*Dubia*）的答复中已经实实在在地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⁷ 参阅：《祝福礼典总论》，1985年，12号（*Rituale Romanum ex decreto Sacrosancti Oecumenici Concilii Vaticani II instauratum auctoritate Ioannis Pauli PP. II promulgatum, De Benedictionibus, Editio typica, Praenotanda, Typis Polyglottis Vaticanis, Civitate Vaticana 1985, n. 12*）。

⁸ 同上，11号：「*Quo autem clarius hoc pateat, antiqua ex traditione, formulae benedictionum eo spectant ut imprimis Deum pro eius donis glorificent eiusque impetrent beneficia atque maligni potestatem in mundo compescant.*»

⁹ 参阅：同上，15号：「*Quare illi qui benedictionem Dei per Ecclesiam expostulant, dispositiones suas ea fide confirmet, cui omnia sunt possibilis; spe innitantur, quae non confundit; caritate praesertim vivificentur, quae mandata Dei servanda urget.*»

¹⁰ 参阅：同上，13号：「*Semper ergo et ubique occasio praebetur Deum per Christum in Spiritu Sancto laudandi, invocandi eique gratias reddendi, dummodo agatur de rebus, locis, vel adiunctis quae normae vel spiritui Evangelii non contradicant.*»

12.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避免仅依这种角度而窄化了祝福的意义，因为这样会导致我们为了一个简单的祝福却提出与领受圣事相同的道德要求。为避免这种风险，就必须要进一步拓宽这观点。事实上，现在就存在这样的风险，就是把太多道德的先决条件强加在一项如此受人喜爱而且十分普遍的牧灵行动之上。这些道德的先决条件，以需要被检验为借口，很可能会使天主无限慈爱的力量——祝福行动的基础——蒙上层层阴影。

13. 正是在这方面，教宗方济各敦促我们不要「失去牧灵上的爱德，相反地，这份爱德必须渗透到我们所有的决定和态度里」，并避免「成为那些只会否定别人、拒绝别人，和排斥别人的判官。」¹¹ 那么，就让我们透过发展出对祝福礼更为宽广的理解来响应他的建议。

圣经里的祝福

14. 为了要搜集不同观点来反思祝福的诸多涵义，我们必须要让自己从《圣经》的声音中得到启发。

15. 「愿上主祝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慈颜光照你，仁慈待你。愿上主转面垂顾你，赐你平安」(民六 24~26)。我们在《旧约》中——更准确地说是在《民长纪》中——找到这种「司祭的祝福」，具有「由上而下」的特点，因为它代表着呼求那从天主降临到人类身上的祝福：它是最古老的来自天主的祝福文本之一。在《圣经》中我们还可以找到第二种类型的祝福，即从地上「上升」到天上的、那归于天主的祝福。在这里，祝福就相当于为了天主的慈悲和信实，为了祂所造就的奇迹，以及按照祂的旨意所发生的一切，来赞美、颂扬、感谢祂：「我的灵魂，请祝福上主，我的五内，请祝福主的名。」(圣咏一〇三 1)

16. 对于那祝福人的天主，我们也以祝福来回应。撒冷王默基瑟德祝福亚伯拉罕(参阅：创十四 19)；黎贝加在成为依撒格的新娘之前受到家人的祝福(参阅：创廿四 60)，而依撒格又祝福了她的儿子雅各布伯(参阅：创廿七 27)。雅各布伯祝福法老王(参阅：创四七 10)、他的孙儿厄弗辣因和默纳协(参阅：创四八 20)以及他全部十二个儿子(参阅：创四九 28)。梅瑟和亚郎祝福以色列子民(参阅：出卅九 43；肋九 22)。一家之主会在婚礼之际、在踏上旅程之前，以及在死亡来临之时祝福他的孩子。由此可见，这些祝福看来是一份丰盛无比且不求条件的恩赐。

17. 《新约》中的祝福基本上保留了与《旧约》相同的意义。我们发现天主「由上而下」的恩赐、人「由下而上」的感恩，以及由人「延伸」到其他人的祝福。匝加利亚在恢复语言能力后，因为上主的奇妙作为而祝福祂(参阅：路一 64)。年长的西默盎怀里抱着新生的小耶稣，感谢天主赐给他亲眼看见救世主默西亚的恩宠，因此也祝福小耶稣的双亲——玛利亚和若瑟(参阅：路二 34)。耶稣在著名的赞美诗中祝福天父：「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祢。」(玛十一 25)

18. 与《旧约》一样，即使在耶稣身上，祝福也不仅是由下而上指向天父，同时也有由上而下地将祝福以恩宠、保护和仁慈的行动倾注在他人身上。耶稣亲自实行并推广了这种做法。例如，祂祝福孩子们：「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覆手，祝福了他们」(谷十

¹¹ 参阅：教宗方济各，《对枢机们所提出的疑问之覆文》，释疑之二，丁 (*ad dubium 2, d*)。

16)。耶稣在尘世生活的最后一幕是祂为十一人施行了最后的祝福，在上升到天父那里之前：「祂就举手降福了他们。正降福他们的时候，就离开他们，被提升天去了」（路廿四 50~51）。耶稣在世上的最后形象，就是祂举起双手，为人祝福。

19. 天主在祂爱的奥迹中，透过基督向教会传达祝福的力量。祝福是天主赐给人的，并藉由人扩展到其他近人身上，祝福便转化为包容、团结与和解。这是安慰、关怀和鼓励的正面讯息。这祝福表达出天主慈悲的拥抱和教会的慈母之情，呼吁着信友对他们的弟兄姊妹怀有与天主对他们相同的情感。

神学—牧灵角度对祝福的理解

20. 凡请求祝福的人，都在表明他需要天主进入他的人生历史来拯救他；凡向教会请求祝福的人，都在承认教会是救恩的圣事。在教会中寻求祝福，就是承认教会生活是源自天主肺腑的慈悲，而且可帮助我们前进，生活得更好，以回应主的旨意。

21.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着重在牧灵态度上去看待不同祝福的价值，教宗方济各敦促我们以信德的态度和慈父的心怀来深思「当你请求祝福时，你是在表达向天主寻求帮助，向天主恳求你能够活得更好，是在表达对能够帮助我们活得更更好的天父的信赖。」¹²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重视、陪伴并怀着感恩接受这项请求。自发地前来请求祝福的人，藉此来表达他们对超性的幅度敞开心怀、他们内心对天主的信赖、他们并不只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对天主的需要，以及他们渴望脱离这个被各种狭隘限度所封闭的世界。

22. 正如耶稣圣婴圣女小德兰教导我们的那样，除了这种信赖之外，「世上并没有其他途径可以通往那给予一切的「爱」。凭借这份信赖，恩宠的泉源就会倾注到我们的生活中〔……〕。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内心的信赖放在我们自身之外：寄托于无限慈悲的天主那无穷无尽的爱中〔……〕。世界的罪是深重的，但并非是有限的。相反地，救主慈悲的爱却是无限的。」¹³

23. 当我们把这些信仰的表达方式放在礼仪的框架之外来考虑时，我们便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更有自发性和自由度的领域，但是「民间热心敬礼的自由选择性，并不代表它们就可以不被关注或被漠视。正确且明智地评估民间热心敬礼的丰富内涵及所具的潜力，才是必须依循的途径。」¹⁴ 这样，不同的祝福便成了值得重视的牧灵资源，而不是一个风险或者一个问题。

24. 从一般牧灵关怀的角度来考虑，不同的祝福必须被视同敬礼行为，「在圣体圣事和其他圣事庆典之外获得其所属的空间〔……〕。」民间敬礼的措词、节奏、运作和神学重点，与相应的礼仪行动不尽相同。」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避免将『礼仪庆典』的模式引入民间敬礼中，而民间敬礼应该保留其风格、简朴的特性及其措词。」¹⁵

25. 此外，教会不应故步自封，必须避免将其牧灵行动建立在某些墨守成规的教义或纪律条文上，特别是当它们会「导致自恋式或专制式的菁英主义，原应勉力福传，却从事分

¹² 同上，释疑之二，戊（*ad dubium 2, e*）。

¹³ 教宗方济各，《是信赖》（*C'est la confiance*）宗座劝谕，（2023年10月15日），2，20，29号。

¹⁴ 礼仪及圣事部，《民间热心敬礼与礼仪指南》，12号，梵蒂冈出版社，梵蒂冈城，2002年。

¹⁵ 同上，13号。

析和归类，原应朝向恩宠，却把精力消耗在检定与验证上。」¹⁶ 因此，当有人来请求祝福时，不应把详尽而又彻底的道德分析作为给予祝福的前提。我们不能苛求他们在领受祝福前便在道德上是完美无瑕的。

26. 由此看来，教宗的《覆文》可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一个牧灵的角度去探索教义部在2021年的公告，因为该文件确实邀请我们去辨别「由一位或多位人士所请求的，而又并不使人误以为是婚姻的不同祝福形式」的可能性；¹⁷ 同时，即使在客观伦理上不可接受的各种情况下，「牧灵上的爱德也要求我们，不要把一些人简单地视为『罪人』了事，因为他们的罪过或责任，可由某些影响主观归责性的因素被减轻。」¹⁸

27. 在本声明的开始所引用的教理讲授中，教宗方济各提出了对这种祝福的描述，这种祝福是提供给每个人的，而且没有任何要求。这段话值得我们以开放的心去阅读，因为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领会无条件施予祝福的牧灵意义：「那祝福人的其实是天主。在《圣经》的前几页中，祝福就一直不断地在重复着。天主祝福，人也祝福，很快我们就发现，祝福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它会伴随那些领受祝福的人一生，并引导人心接受天主的改变〔……〕。因此，对天主来说，『我们』比我们所能犯下的所有罪过更重要，因为祂是父亲、祂是母亲、祂是纯粹的爱，祂已经永远地祝福了我们。而且，祂永远不会停止祝福我们。在监狱或更生中心阅读这些有关祝福的圣经经文，是很有力量的经验。让那些虽犯了严重过错但仍蒙天主祝福的人，感受到天父希望他们继续得到益处，并希望他们最终能够敞开心扉，接受善良。即使他们已被视为无可救药，连最亲近的亲友也抛弃他们，但对天主来说，他们仍然是祂的孩子。」¹⁹

28. 在许多场合，人们会自发地请求祝福，无论是在朝圣途中，还是在圣地里，甚至在街上遇到司铎时。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参考礼仪书《祝福礼典》(*De Benedictionibus*)，当中提供了一系列为人祝福的仪式：长者、病患、教理讲授或祈祷聚会的参与者、朝圣者、远行的人、团体和善会，志工团队等。这些祝福是为所有人的，没有人可以被排除在外。例如，在《祝福居家老人仪式》的前言中，就指出了该祝福礼的目的：「使老人一方面接受兄弟姊妹的敬意与感谢，同时也与他们一齐，为了天主所赐予的恩惠，以及因祂的协助所完成的善行，而感谢天主。」²⁰ 在这种情况下，受祝福的对象是长者，是为了他并与他一起，为了他所完成的善行以及他所领受了的益处而感谢天主。没有人可以阻止任何人感谢天主，即使有些人的生活在不符造物主计划的情况下，但他们中仍有善良的部分，每个人都可以为此而赞美天主。

29. 由「从下上升」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处于犯罪情况下的人，当他意识到主的恩赐及祂无条件的爱时，特别是当他的祈祷得蒙俯听时，这位信友的心也会高声赞美天主并祝福祂。这种形式的祝福不会排除任何人。每个人——无论是独自还是与他人一起——都可以表达对天主的赞美与感谢。

¹⁶ 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2013年11月24日），94号，《宗座公报》105期（2013年），1060。

¹⁷ 教宗方济各，《对枢机们所提出的疑问之覆文》，释疑之二，戊（*ad dubium 2, e*）。

¹⁸ 同上，释疑之二，己（*ad dubium 2, f*）。

¹⁹ 教宗方济各，《教理讲授——论祈祷：祝福》（2020年12月2日），《罗马观察报》，2020年12月2日，第8页。

²⁰ 《祝福礼典》，258号：«*Haec benedictio ad hoc tendit ut ipsi senes a fratribus testimonium accipiant reverentiae grataeque mentis, dum simul cum ipsis Domino gratias reddimus pro beneficiis ab eo acceptis et pro bonis operibus eo adiuvante peractis.*»

30. 但民间对祝福的理解也包括「从上降下」的意义。假若「一个教区、主教团或任何其他教会架构，因为各种问题，不便恒常地正式开始这些程序或仪式」，²¹ 公务司祭职人员可明智地根据牧灵智慧，在避免严重的恶表或在信友间产生混淆的前提下，加入那些人的祈祷，尽管他们的结合绝不能与婚姻相提并论，但他们希望把自己托付给主以及祂的慈悲，呼求祂的帮助，并希望获得引导，好能更加了解祂爱与真理的计划。

三、祝福非常规情况中的男女及同性的伴侣

31. 在上文所勾勒的视野之中，祝福非常规的夫妇和同性伴侣便成了可能的，尽管这祝福不能使用教会当局所确立之任何仪式，以免与适用于婚姻圣事的祝福产生混淆。在这些情况下，祝福不仅具有「从下上升」的价值，同时也是那些意识到自己的困乏并需要天主帮助的人呼求天主降下的祝福；这些人并不是要宣称自己的情况合理，而是恳求在他们生命和人际关系中真正美好的和真正作为人的一切，都能够借着圣神的临在得以被接纳、治愈和提升。这些形式的祝福表达出对天主的恳求，祈求天主赐予那些来自于祂圣神脉动的帮助——神学传统上称之为「现时的恩宠」——好使人际关系能够成熟，并能够忠信于福音喜讯地成长，摆脱当中的不完美和脆弱，并在其中越来越能够映照出天主神圣的爱。

32. 事实上，天主的恩宠在那些不自称为义人、却像其他人一样谦卑地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人的生命中起作用。天主的恩宠能够按照祂神秘莫测的计划来安排一切。因此，教会以孜孜不倦的智慧和母爱，欢迎所有以谦卑的心来接近天主的人，并以使众人明白天主的旨意，且在自己的生命中圆满地实现天主旨意的属灵的辅助来陪伴他们。²²

33. 这项祝福虽然没有被纳入礼仪仪式中，²³ 却结合了那些谦卑地归向天主的人呼求的祈祷，恳求天主的帮助。天主从来不会把任何来接近祂的人拒之门外！归根究柢，祝福就是让人增加对天主信赖的方式之一。祝福的请求，表达出并滋养了在千万种人生处境中对超性的幅度、热忱、亲近天主的开放态度；在我们身处的世界之中，这绝对不是小事一桩。这可是圣神的种子，我们必须悉心照顾，切不可阻碍。

34. 即使在我们的罪过、我们的无功无德、我们的软弱和困惑中，教会礼仪本身依然邀请我们采取这种信赖的态度，正如摘自《罗马弥撒经书》的这段美丽祷文可兹左证：「全能永生的天主，祢丰厚的慈爱，远远超过我们所堪当的，也出乎我们的期望。求祢广施怜悯，宽恕我们良心上的罪疚，赏赐我们在祈祷中不敢冀求的恩宠」（常年期第廿七主日〈集祷经〉）。事实上，有多少次，透过牧者一个简单的祝福，尽管他并没有企图透过这行动来宣称要准许任何事物或使之合法化，人们仍然能够经验到天主父那份「远远超过我们所堪当的，也出乎我们的期望」的亲近。

²¹ 教宗方济各，《对枢机们所提出的疑问之覆文》，释疑之二，庚（*ad dubium 2, g*）。

²² 参阅：教宗方济各，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爱的喜乐》，250（2016年3月19日），《宗座公报》108（2016），412~413。

²³ 参阅：礼仪及圣事部，《民间热心敬礼与礼仪指南》，13号：「民间热心敬礼与礼仪之间事实上的区别必须可见于其仪式之表达〔……〕民间热心敬礼必须在感恩祭及其他圣事的庆典之外举行。」

35. 因此，应培育公务司祭职人员在牧灵工作中的灵敏度，使他们能够自发地施行《祝福礼典》中所没有的祝福。

36. 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教宗的关切是至关重要的，为使这些非仪式性的祝福可以一直作为一个简单的举动，提供一种有效的方式，以加强请求祝福的人对天主的信赖，同时也应避免这些非仪式性的祝福变成类似一件圣事的礼仪或可与礼仪模拟的行动，造成属灵上的严重匮乏，因为若使在民间热心敬礼中具有重大价值的行动受到过度的管控，就会从而剥夺圣事施行者在陪伴人们生活中牧灵工作的自由和自发性。

37. 在这方面，我想到了早前已经部分引用过的教宗的谈话：「在某种情况下，能当作牧灵智慧的一些决定，没有必要成为规范。换言之，要一个教区、一个主教团，或者任何教会架构为所有议题恒常而正式地制订并举行各种各样的程序或仪式，是不明智的〔……〕。《天主教法典》总不能，也无法涵盖一切；各主教团也不能声称，可以透过他们各式各样的文件和决议来这样做，因为教会生活，除了合乎规范的各种方式之外，也有许多其他方式。」²⁴ 因此，教宗方济各说，一切「针对个别情况所作的分辨结果，也不应被提升到统一规范的层次」，因为这「会导致令人难以接受的曲解诡辩。」²⁵

38. 因此，不得提倡或预备为各种非常规情况中的伴侣举行祝福的仪式，但也不得阻挡或禁止教会亲近任何通过一个简单的祝福来请求天主帮助的任何情况。在这自发性祝福之前的简短祷告中，公务司祭职人员可以祈求平安、健康，以及耐心、对话和互助的精神，并祈求天主的光明和力量，好能够完全承行祂的旨意。

39. 无论如何，正是为了避免任何形式的混淆或恶表，当一对处于非常规情况的伴侣要求祝福祈祷时，尽管该祝福祈祷不属于礼仪典籍所列举的仪式之内，但这祝福礼绝不可与民事结合的仪式同时进行，甚至不可与该仪式有任何关系；当然也不可使用婚礼仪式中典型的服饰、手势或言词。当同性伴侣请求祝福时，上述规定同样适用。

40. 这种祝福可以在其他场合中举行，例如参观圣所、与司铎会面、集体诵念祷文或朝圣期间。事实上，尽管这些祝福礼并不是透过礼仪所确立的仪式，而是作为表达教会慈母心情的方式来施行，类似那些从民间热心敬礼的最深处所发出的一样，但这些祝福礼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去合理化任何东西，而只是向天主敞开自己的生命，请求祂的帮助来更好地生活，并呼求圣神，好使能更忠实地活出福音的价值观。

41. 本声明中关于同性伴侣祝福的内容，足以指导公务司祭职人员在这方面进行谨慎而又心怀慈父之情的辨别。因此，除了上述指示之外，就规范此类祝福的细节或任何实际问题而言，不应再等待有其他答案。²⁶

四、教会是天主无限的爱圣事

²⁴ 教宗方济各，《对枢机们所提出的疑问之覆文》，释疑之二，庚（*ad dubium 2, g*）。

²⁵ 教宗方济各，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爱的喜乐》，304，（2016年3月19日），《宗座公报》108（2016），436。

²⁶ 参阅：同上。

42. 教会继续献上基督在世上时以大声哀号和眼泪所作的祈祷及恳求，以大声哀号和眼泪，向那能救祂脱离死亡的天主所作的祈祷和恳求（参阅：希五 7），所以这些祷词和恳求额外有效。这样，「教会以爱德以榜样，以苦行以祈祷，尽其慈母之责，领导人归向基督。」²⁷

43. 教会因而是天主无限的爱的圣事。为此，即使人与天主之间的关系因罪恶而蒙上阴影，他仍可向天主伸手，请求祝福，正如伯多禄在暴风雨中向耶稣呼喊：「主，救我吧！」（玛十四 30）。在某些情况下，恳求并获得祝福，是可能的好事情。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在人性巨大的限度中迈出一小步，比在那生活上无可指责，安逸度日但不克服重大困难的人的生活，能更令天主喜悦。」²⁸ 这样，「所闪耀出来的亮丽，就是天主借着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所彰显的救赎爱情。」²⁹

44. 任何祝福都可成为再次宣讲福音初传（*kerygma*）的机会，邀请人更接近基督的爱。教宗本笃十六世教导说：「就像玛利亚一样，教会是天主对世界的祝福的中保：她迎接耶稣时领受这祝福，并将之传递给人，藉此的将耶稣带给人。祂就是世界无法给予的、而且是世人常需要的慈悲与平安，就像需要食粮一样，甚至更为需要。」³⁰

45. 有鉴于上述的阐释，并遵循教宗方济各的权威教导，本部最后切愿重申：「能够感受到自己蒙受祝福以及能够去祝福，此仍基督徒温良的根源〔……〕。这个世界需要祝福，而我们能够给予祝福，也可以接受祝福。天父爱我们，而我们唯有的喜乐，就是祝福祂、感谢祂、以及向祂学习去祝福。」³¹ 因此，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感受到自己总是在朝圣的路上，总是在乞求，总是被天主所爱，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蒙受天主的祝福。

部长

维克多·曼努埃尔·费尔南德斯枢机
(V́ctor Manuel Card. FERNÁNDEZ)

教义分部秘书

阿曼多·马泰奥蒙席
(Mons. Armando MATTEO)

²⁷ 教廷圣礼部，《日课礼仪总论》，沈鼎臣译，《铎声》第 102-111 期（1971-1972），第 17 号：«*Itaque non tantum caritate, exemplo et paenitentiae operibus, sed etiam oratione ecclesialis communitas verum erga animas ad Christum adducendas maternum munus exercet.*»。取自：圣神修院神哲学院网页：教会文献 [http://archive.hsscol.org.hk/Archive/database/document/C036.htm]。

²⁸ 教宗方济各，《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44，（2013 年 11 月 24 日），《宗座公报》105（2013），1038~1039。

²⁹ 同上，36，《宗座公报》105（2013），1035。

³⁰ 教宗本笃十六世，〈第四十五届世界和平日：至圣玛利亚天主之母节弥撒讲道〉，伯多禄大殿（2012 年 1 月 1 日），《教导 VIII》（*Insegnamenti VIII*），1（2012），3。

³¹ 教宗方济各，〈教理讲授——论祈祷：祝福〉（2020 年 12 月 2 日），《罗马观察报》，2020 年 12 月 2 日，第 8 页。

教宗方济各

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批准颁令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 译)